

佛法 十講

陳銘 胡允 樞恭 講記 述錄

神州國光社

自序

陳銘樞

予學佛三十有六年。其間，除聽講參叩外，未曾向人講述也。胡子允恭專治史學，用力甚勤，對於辯證法、唯物論哲學，亦具高度的素養。唯謂關於佛法，則未窺門徑，屢請予爲作有系統的講述，未遑應也。去臘盡，胡子自滬來，大士農場與余度歲，特伸前請，弗獲已。從元旦起開講，不定時晷，客來便止，客去便講，至初七日，計得八課，爲使胡子易得入路故。純本哲學的旨趣發揮，而遣詞命字，頗費斟酌矣。胡子返滬，余未幾亦往索閱講稿，頗簡淨而委達，全不違原意。爲之大慰，乃持稿就正於老友王心湛居士。與渠所自得者，悉相印合。並勸予續講。因假壽聖精舍心湛之講座，再講最後兩課。聽衆數人，座中得心湛助予闡發勝義，以滿十講之數。

夫『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』——

金剛經語——

『法尚不可得，何況有』

說——思益梵天所聞經語——然而三藏十二分教及無數菩薩大德所著論，汗牛充棟，光昭今古，如日月經天者，厥又爲何耶？誠以一切如來菩薩之經論，無一句一字能

到吾人之性分上。然一句一字。又未嘗不從如來菩薩之性分流出。亦即未嘗離吾人之性分也。夫知不可到之與不可離。則知不可說。而說與說而實無法可說之第一義諦矣。然則不說而說。說而無說。斯乃時節因緣之適會。而發乎其不得不發者爾。胡子與余及心湛老友契機。故先後建斯十講。既有斯十講矣。必將波累同氣息者三五人或七八人。過問焉。此十講之所以受請而問世也。

讀此十講。當得大利。茲舉數點於此。除開宗教意義不論。自來談哲學者。總不免視佛法爲觀念論的形而上學。讀此講者。當條然明了其所擬之非是其利一也。佛法具有極超特而極嚴密的理論系統。如銅牆鐵壁。無隙可尋。此不僅不是從唯心論建立。且必須打破唯心論方能認識。到非讀此十講殆不易明之。其利二也。佛法非二元論。亦非世俗所擬之唯心的一元論。蓋相對之與絕對。並非二物。真理則唯一。要在我們如何能從相對以達到絕對真理。其關鍵乃是從思惟而入。又必須離思惟而得。既日離思惟矣。則匪特二不能成。一亦不立。此中真實奧義。蓋非康德『物自體不可知』之說所能夢見。其利三也。教與宗原是一法。本來不二。學者未徹法源。分而爲二。因之說教者無本。談宗者失旨。此大法之所以不明也。讀吾十講。當知融會兩者。而得宗通說通之妙用。其利四

也。中國佛家往往貴行，賤知。顓預佛性，儻侗知見，如「真常心」「還元」「真如不守自性」等名詞，非入於老莊，便入於外道，完全離開大乘理論而不自覺。此十講可以略發其正謬之端，其利五也。儻讀者逢到師子兒，則此講便成塗毒鼓矣。予豈敢望哉，予豈敢望哉！此序。

題證如兄講演錄

三玄三要。不難通。摘葉尋枝。枉費功。直舉金剛三句說。縱橫正反合。全同。水聲渺渺。火熊熊。兩偈分明。宗說通。流出胸中真法乳。本來血脈古今同。如來正法祖師禪。教義宗風面面圓。出世同爲一大事。靈山會上舊因緣。

王心湛一九四八年三月

佛法十講

目次

自序	一
題詩	一
一 佛法與中國說要	一
二 佛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	五
三 心物	七
四 法相唯識	一
五 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	一五
六 空宗	一八

目次

二

七 因果	二二
八 禪宗	二六
九 修行	三四
十 發菩提心	四〇
附錄・禪學	四三
後記	五一

一 佛法與中國說要

東漢明帝夢見金人，西方忽來兩個異人（按永平八年，即西歷六五年，漢遣使赴天竺求佛法。永平十一年天竺沙門來始建佛寺。）開始爲中國譯出四十二張經，皆屬短文語錄體，不能詳明佛家教理。後來到了三國時，人們始知有佛法。東晉時士大夫尙清談，信老莊——老莊離事務說道德，思想陷入虛無清空之境，士大夫既信老莊，故其心境易接受佛家所謂清靜寂滅之說。

晉代佛學之盛，始自鳩摩羅什。按鳩摩羅什爲龜茲國人，姚秦伐龜茲，用兵三年，端爲奪取他。他到後宏譯經典影響甚大。後來鳩摩羅什在中國有四大弟子，即僧肇等。此四人皆崇信老莊，文字亦雜有老莊精神，所譯經典甚多，重要如小般若經維摩詰經等。自晉以降，佛界已分宗派，計有三論宗，成實宗（大小乘門）俱舍宗（小乘）淨土宗（大乘）以慧遠和尙代表之。密宗（佛圖澄）禪宗在梁武帝時亦興起，慧可代表之，即所稱爲禪宗二祖。

禪宗：在慧可時代佛法分爲南北派，北派以西來之法師普提流支爲之代表。他們多譯經典，各方來學者人數既多，語言又不統一，多有錯誤，大乘起信論，卽當時所譯出，理論多不正確，然影響於後來則甚大，南派以慧可爲代表，但勢力遠遜北派，故南北派互相水火。禪宗一世祖，傳爲達摩，他以楞伽經授慧可，慧可以之傳於世。由晉至唐，佛家又多分派別，計有華嚴宗、天台宗，皆大有影響於世。

華嚴宗以華嚴經爲主，天台宗以法華經爲主。唐太宗時佛法更盛，首由陳玄奘以爲自鳩摩羅什以來之經，皆在空宗，相宗僅有幾部論典而已，乃發願赴印度求經典。玄奘到印度留居十七年始返國，攜回大部經典，可惜只翻譯十分之二三，卽圓寂。所譯之代表，關於法相宗者有解深密經、瑜伽師地論、成唯識論等，關於各宗者有大般若等經。此外密宗、律宗亦盛於此時。日本、高麗皆於此時派人來學。日僧宏法大師就是這時來到中國的，日本之有佛教亦自此始。以後佛家宗派皆不出範圍。

唐宋間佛家皆以三經（維摩詰經、楞嚴經、圓覺經）一論（大乘起信論）支配中國佛界，也可以說直到現在還是如此。

唐暨五代之際，禍亂頻仍，典籍多毀，此三經一論，便成僅有的至寶。

唐宋以來，幾乎爲禪宗天下，不僅佛家弟子宗之，卽士大夫亦以通佛法爲榮。禪宗人雖不能脫三經一論範圍，然自二祖以來諸大德實以楞伽經爲宗。六祖始宗金剛經。宗門力量，何以如此之大？因佛教能以法理論引人到參證的功夫，聰明智慧之士，易於領悟佛法，尤其是禪宗，又何以能在中國光大起來呢？因東晉南北朝時代，老莊思想滲入讀書人的頭腦，使之接近佛理，儒家孔孟的修齊治平之學，又與佛法約略相近，故士人尤易接受。例如：離開理論，因爲儒佛理論不能併爲一說，儒佛根本相通的地方，卽在做人的根本道理上。佛云：「明心見性，一切皆在乎自己，不求之於外，如何吃苦，忍辱，謙下。」儒云：「求諸己，不求諸人，克己復禮，忠恕之道。」孟子云：「仁義禮智，皆備於我，君子必反己。」兩家出發點相同之處甚多。總之內省自反完全相同，二家如出一轍。

禪宗還有所謂心傳，教外別傳，更容易與儒教滲合。由此發展下去，禪宗在佛學界又別開一生面，雖然未變其本，質却已大有中國化之傾向了。宋代儒者則受禪宗影響甚大，禪宗事實上以理論法門支配了宋儒，儒家則被支配。所以當時的士大夫無論如何，標榜儒教，實則陽儒陰釋矣。

六祖以後又開始爲五宗，（臨濟，沩仰，雲門，曹洞，法眼。）五宗以臨濟爲盛，曹洞次

之，雲門更次之，其他不久傳。此時淨土宗亦興起，與臨濟等宗頡頏，禪宗多流於知解宗徒及肆無忌憚的狂禪。淨土宗只要奉信便行，不必費頭腦，故中國士大夫易接受。近代密宗西來，只要有錢設壇供養灌頂，可卽身成佛，更爲安富尊榮者所馳尙矣。

凡此皆就末法的流弊之烈而言，非故對三宗作譏評，其實三宗都有其共通之要點，惟真正佛子方能得之耳。

二 佛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

佛家有兩種世界觀，一爲器世界（包括大地及無限大的空間）一爲衆生世界。器世界總脫不了成住壞空。虛空無邊，世界亦無邊，此係器世界的界說。衆生世界，則異於器世界，器世界可以毀滅，衆生世界則不會毀滅。然則若有人問：衆生世界既寄托於器世界，到了器世界毀滅的時候，衆生世界是不是隨之毀滅呢？答云：生命不懷，如器世界毀滅，衆生的業力轉過於別一世界，因爲衆生是無始無終的。衆生的數量，是不可量的，且無增無減。一切衆生都在虛妄不息，如化如幻，一個大圈子裏轉動。其中或升或沉，或苦或樂，現象不一，然在佛家視之，皆爲苦海。因此才有出世的佛法，來拯救它，普渡它。然如何拯救，如何普渡呢？首先從衆生受苦惱的心來解說它。所以有十二因緣，四諦等教（苦，集，滅，道。）意在令人了解空性，達到一切皆空的境界，即能得解脫。

從修道方面說呢，則分爲小乘，大乘。小乘有聲聞。聲聞則分爲四果，最後一果爲阿羅漢，至阿羅漢即完全解脫。（另有一種名辟支佛，又名獨覺，亦名緣覺，出在無佛世界，

完全靠自己修得。惟小乘修道，完全脫離衆生，入於安樂世界，即所謂涅槃。如果不轉回頭來同衆生發生關係，以普渡衆生，則永遠不能成佛。大乘修菩薩行，（菩薩有五十二位，）菩薩到了最後十地，即不會退轉。所謂菩薩行，即完全沒有了自己，一切有情，就是他的自己。菩薩行據相宗說：須經三阿僧祇劫，才能成佛。一切衆生皆在因位，至小乘名小果，大乘名大果，至佛名究竟。（人我執，法我執，皆破。）

此外在衆生中亦有修人天善果的。（人天善果未出輪迴。）

衆生有六道，四生。六道者：天，人，阿修羅，畜生，餓鬼，地獄，四生者：胎生，卵生，溼生，化生。一切衆生皆出不了此六道四生之內。所謂天：有慾界天，色界天，（色界天有色無質。）無色界天。

以上係佛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。

三 心 物

心與物卽性與相，空宗從性方面建立，相宗從相方面建立。心卽是物，卽是色，色包括三界（欲界，色界，無色界）。心亦名識，物亦名境。

所謂心，大之卽包括宇宙衆生，叫做「一眞法界」，一眞法界就是心，佛家把心了解爲絕對眞理。學佛的人有一句話說：「心，佛，衆生，三無差別。」這樣講，心就是包括心，物，性，相。這種心，是與哲學所謂一元論唯心的心不同，二元論唯心的心也不同，乃至於赫格爾之絕對的心也不同。一般人以爲赫氏的絕對精神是屬於客觀的，殊不知他這種客觀的精神，純是屬於自己主觀的精神。這樣赫氏的哲學乃是主客觀對立，因爲他儘管有有絕對的精神，一方面還有自我主觀精神自客觀而來，形成主客觀對立。換言之，他的絕對精神，完全是從他思惟中構造出來的。是靠不住的東西。所以到了後來德國的新赫格爾主義者，卽法西斯理論家，就把赫氏的客觀精神移到主觀方面來，於是以主觀精神唯我獨尊，以自我的絕對自由，侵害他人的自由，絕無忌憚，極端殘忍，終至

遺害人類。

佛家這個心何以能了解爲絕對真理呢？它是泯除了主客對立而體認到的，換句話說：無所謂主客觀。即客觀與主觀一致，然非離開思惟則不能達到這個境界。所以絕對真理雖要從思惟而入，但必要離思惟才能見到。佛家的法字，是合乎軌則的意義，可是在大乘經有一句解釋法字的話，他說：「知離名爲法。」以他這樣講：法就是心，就是絕對真理。

這樣的心不是與色與物對立的，乃是色即是心，物即是心。所以大乘經說：「見色即見心。心色不二故。」

上面所說的主客觀一致，所謂主觀者屬於「能」的一面，（能即起念。）有能必有所，（所即對像，如起一念，必有對像。）凡是從我的觀念或思惟對有形成無形的事物起一念頭，對像必馬上跟着來。但我們所認的對像，必非事物本質，乃是從我們的觀念對事物所引起的影相，換言之即是心裏所引起的影相，所以我們要見到事物的本質，是要離開能所的。

佛學唯一要義要了空，所以佛的別名又叫做「空王」，空什麼東西呢？即是空心。

衆生的心是靠不住的，一切的工夫即是對付這個心。如果憑着心去做，是最危險的。『寧可心師，不可師心。』（即是說寧可以自己的心去師人家，不可師自己的心。）因爲我們的心所起的念頭，即是能所對立，世間一切虛妄顛倒，即是由心生。

世人往往以爲我的心最可靠，什麼皆可懷疑，惟有我的心不可懷疑。殊不知這樣心，完全是虛妄境界裏所起的，絕不是心的實在。就我們在哲學所能了解的這個心，即是上面所說的虛妄的心，絕非實在。

前段已說出兩個心，一爲一眞法界的心，一爲衆生虛妄的心。中國佛家從來都歡喜說一個眞心，一個妄心，這種說法，容易使人誤解爲有二種心的毛病。我們既然認定只有一個心，並沒有一個眞的心，一個妄的心，成爲對立的兩物。因爲妄本來是沒有的，所有心裏所起種種痛苦煩惱，皆是虛妄之心，原來是空的。我們衆生的心，完全是追逐這個虛妄，這個空。一切生心動念，都是追逐沒有根的東西。他心裏以爲得到了實在了，其實他這種攀緣的心並不是他的心。比方我舉一把扇子，一舉即有風，不舉即一點也無，衆生一切攀緣追逐的心，即等於這個風。所以心並沒有兩個，只有一個。衆生所追逐的是沒有的，並不是心，一部佛法是要令人了空了。空即是破心，破心即是破上面所說

種。種。虛。妄。本來衆生的心是實在的，但他不曉得，及認虛妄爲心，乃致離開了實在，所以要破它。破它，即能了然虛妄是沒有的，這即是了空的意義。

世人不懂，以爲佛法是唯心的，這是根據三界唯心。那裏知道三界皆係虛妄，這種虛妄皆係從心所生，本來是沒有的。其實所謂三界唯心，乃是破虛妄的心，並不是建立唯心。

根據以上論述，色即是心，相即是心，相即是性，沒有二物。